

张元素运用天人相应理论用药法象

高雅 安宏 孙晨耀 王彤

【摘要】《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指出,气与味之厚薄法天地气交而各有升降法则,为“气味厚薄阴阳升降”理论的滥觞。张元素发扬此理论并创造性地运用取象比类的推理方式,将药物理论与运气相结合,创立了“药类法象”之说。将药物按照气味之厚薄分为“风生升”“热浮长”“湿化成”“燥降收”“寒沉藏”五类,本文简单介绍这一理论,并用辩证的态度加以评注。药类法象以其独特的思辨方式将药物进行架构,体现中医天人合一思想,可以辩证地了解其对药物性味的归纳,取其精华,以资临床用药。

【关键词】 中医基础理论; 中药; 气味厚薄阴阳升降; 药类法象; 张元素

【中图分类号】 R2-09 **【文献标识码】** A doi:10.3969/j.issn.1674-1749.2016.08.025

《黄帝内经》首创天人相应理论,同时《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指出,气与味之厚薄法天地气交而各有升降法则,张元素发扬此理论同时提出“药类法象”论,首将药物理论与运气相结合,将药物按照气味之厚薄分为“风生升”“热浮长”“湿化成”“燥降收”“寒沉藏”五类,对临床有借鉴意义。

1 《黄帝内经》中对于“药物性味”的有关论述

《黄帝内经》首提“气味厚薄阴阳升降”理论。《素问·宝命全形论》曰“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1]28},人生于天地之间,顺应四时,五脏应五季,应五气,故《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云“天有四时五行,以生长收藏,以生寒暑燥湿风。人有五脏,化五气,以生喜怒悲忧恐”,五气又连于五味五行,而与五脏相通,即“东方生风,风生木,木生酸,酸生肝,肝生筋,筋生心,肝主目……南方生热,热生火,火生苦,苦生心,心生血,血生脾,心主舌……中央生湿,湿生土,土生甘,甘生脾,脾生肉,肉生肺,脾主口……西方生燥,燥生金,金生辛,辛生肺,肺生皮毛,皮毛生肾,肺主鼻……北方生寒,寒生水,水生咸,咸生肾,肾生骨髓,髓生肝,肾主耳……”^{[1]5}因此形成了天人相应的五脏功能系统。而《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认为气属阳,味属阴,“味厚者为阴,薄为阴之阳。气厚者为阳,薄为阳之阴。味厚则泄,薄则通。气薄则发泄,厚则发热”“辛甘发散为阳,酸苦涌泄为阴”^{[1]5}。

除此之外,《内经》中尚有对五味用药的论述,如《素

问·脏气法时论》中“肝苦急,急食甘以缓之”“心苦缓,急食酸以收之”“脾苦湿,急食苦以燥之”“肺苦气上逆,急食苦以泄之”“肾苦燥,急食辛以润之,开腠理,致津液,通气也”;“肝欲散,急食辛以散之,用辛补之,酸泻之”“心欲软,急食咸以弱之,用咸补之,甘泻之”“脾欲缓,急食甘以缓之,用苦泻之,甘补之”“肺欲收,急食酸以收之,用酸补之,辛泻之”“肾欲坚,急食苦以坚之,用苦补之,咸泻之”。

虽然《内经》中不乏对药物性味的论述,但是其过于笼统,很难与《神农本草经》《汤液经图》等本草、方剂书相参,对临床的直接指导作用有限。在此基础上,张元素做了前人所未做的工作,将药物放入了“天人相应”的大框架中,对于临床药物的选用,前进了一大步。

2 张元素首创“药类法象”学说

张元素从天地气交理论认识到气味厚薄阴阳升降取象与天地升降气交,气厚者属阳中之阳,法清阳上升为天,故能助阳生热;气薄者为阳中之阴,升中有降,故主发泄。味厚者乃阴中之阴,法浊阴下降为地,故主降泄;味薄者为阴中之阳,降中有升,故能通。张元素首创药类法象和气味补泻法,药性升降外应天地,气味补泻内合脏腑。其中,“药类法象”一节据《内经》气味厚薄理论,将药物依四时五运之气分为五类:味之薄者,阴中之阳,归入“风生升”类,凡升麻、柴胡、羌活升散通气之品皆属此类;气之厚者,阳中之阳,归入“热浮长”类,凡干姜、附子、丁香助阳发热之品皆属此类;“湿化成”类,内应脾胃,因胃为水谷之海,五味并蓄,故其气兼温凉寒热,味有辛甘咸苦,凡黄芪、人参、甘草皆属此类;气之薄者,阳中之阴,归入“燥降收”类,凡茯苓、泽泻、滑石降泄渗下之品皆属此类;味之厚者,阴中之阴,归入“寒沉藏”类,凡黄芩、黄连、黄柏清泄之品皆属此类。以下分类论述。

2.1 风生升类

张元素取味之薄者,“薄则味通”,纳入“风生升”类,性

基金项目:北京中医药大学气化学说与藏象理论研究创新团队项目(0100603001)

作者单位:100029 北京中医药大学基础医学院[高雅(硕士研究生)、安宏(硕士研究生)、孙晨耀(本科生)、王彤]

作者简介:高雅(1992-),女,2013级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医基础理论及名老中医经验。E-mail:1134084209@qq.com

通讯作者:王彤(1967-),女,博士,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中医基础理论。E-mail:tongchang128@126.com

上行,取象春生发之气,因此具有轻扬升浮、通达宣散之性。此类药共性皆为气味俱薄或气厚味薄,故有升散外达、引经祛表之功,同时兼有少许味辛甘之药,虽不属味薄者,唯取其“辛甘发散”之力,其脏应肝。风药应用颇广,除发散在表之邪,也可升举脾胃阳气,疏利肝胆,祛风除湿,皆因取之风象。

气味俱薄者,如升麻、柴胡,“气平,味微苦”,味之薄者,阴中之阳,宣达通散;升麻“足阳明胃、足太阴脾引经药,若补脾胃,非此为引用不能补”“升阳于至阴之下,去风邪在皮肤及至高之上”;柴胡“除虚劳烦热,解散肌热,去早晨潮热,此少阳、厥阴引经药”“引胃气上升,以发散表热”^{[2]170}。李东垣的补中益气汤,升阳散火汤是“风生升类”药的代表体现,“脾胃不足之证,须用升麻、柴胡苦平,味之薄者阴中之阳,引脾胃中清气行于阳道及诸经,生发阴阳之气,以滋春气之和也”,补脾胃,泻阴火,二者共奏引清气上行之效。

“风生升类”药中也有味辛之品,如细辛、防风。细辛,气温,味大辛,治少阴经头痛如神、散水寒,治内寒,麻黄附子细辛汤治疗太阳表寒反见少阴之脉者,细辛,辛可发散在表邪气,麻黄得附子而汗止,附子得细辛专主少阴;防风,气温味辛,疗风通用,泻肺实,散头目滞气,除上焦风邪之仙药也,其用主治诸风及去湿也,其法象“风”之升散外达之性,故主诸风,防风不仅祛风更可疏木达土,痛泻药方中即取此意。风能胜湿,张元素于湿药中多用防风,李东垣师承张元素,治疗脾肾虚衰,外寒内湿,不用淡渗利湿之品,而用升阳风药,如升麻、羌活、独活、柴胡、防风等,亦有此妙。

2.2 热浮长类

张元素取气味俱厚者,即辛热类,纳入“热浮长类”药,“气之厚者,阳中之阳,气厚则发热,辛甘温热是也”^{[2]178}。此类药取阳中之阳和阴中之阳,能升能降,取象夏炎上之气,具有温经散寒、温脏理血之功,其脏应心。

分析洁古此类药,可分为以下四种:(1)温经散寒,温暖脏腑,如附子、干姜、桂枝等,辛热之品,“补下焦火热不足,治沉寒痼冷之病”。(2)温中行气,如草豆蔻、厚朴、木香、丁香等,“大热药中,兼用结者散之”。(3)温经活血,如红蓝花、延胡索等,主产后口噤血晕、腹内恶血不尽、绞痛、破血神验。(4)温中消食,如神曲等,益胃气,治脾胃食不化,需用于脾胃药中少加之。张元素应用天人相应理论归纳出“热浮长类”药,可温经温脏理血,对后世重肾阳思想有深刻影响,对现今火神派兴起也有指导作用^[4]。

2.3 湿化成类

张元素取气平味淡者,或兼气寒热温凉,兼味酸苦甘辛咸,纳入“湿化成类”药,“戊土,其本气平,其兼气温凉寒热,在人以胃应之;己土其本味淡,其兼味辛甘咸苦,在人以脾应之”^{[2]185}。此类药兼纳四气五味,体现土可化生承载万物,脾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特征。

此类药可分为以下几种:(1)补益药,补益气血阴阳,如黄芪、人参,治肺脾阳气不足,及肺气喘促,短气少气,补中缓中,泻肺脾胃中火邪”,再如当归、阿胶,能补血和血,补虚安胎,坚筋骨,和血脉,益气止痢。(2)和中药,如白术、苍术、

青皮,“能除湿益燥,和中益气,利腰脐间血,除胃中热”,再如藿香、槟榔,疗风水,去恶气,性如铁石之沉重,能坠诸药至于下,泄胸中至高之气。(3)和血化痰药,如桃仁、京三棱,主心膈痛,饮食不消,破气,治老癖癥瘕结块,妇人血脉不调,心腹刺痛。(4)利水消肿药,如紫草,“主心腹邪气、五疳,利九窍,补中益气,通水道,疗腹肿胀满”。张元素法象天气“湿”,将调和药物,如补益之品,和血、和中和利水之品纳入“湿化成类”,突出脾主中央,溉四旁思想,也为其弟子李东垣重视脾土学说埋下伏笔。

2.4 燥降收类

张元素取气薄味厚者,纳入“燥降收类”药,“气之薄者,阳中之阴,气薄则发泄,辛、甘、淡、平、寒、凉是也”^{[2]193}。此类药大多气平味甘,气寒味苦或酸,均气薄,“气薄则发泄”,阳中之阴,主肃降,体现“金曰从革”特点,法象秋收,其脏应肺。

观张元素用药,可将其分为以下几种:(1)淡渗利湿药,诸如茯苓、泽泻、车前子,止消渴、利小便、除湿益燥、利腰脐间血、和中益气。(2)酸收药,诸如白芍、五味子,气厚味薄,升而微降,阳中阴也,味酸,补中焦之药。(3)泻肺之药,如桑白皮、地骨皮、天冬、麦冬等,泻肺气、止吐血、热渴、消水肿、利水道、治肺中浮火、脉气欲绝、补肺中元气不足。(4)重镇安神之品,取秋肃杀之意,药有犀角、琥珀,安心神、止烦渴霍乱、明目镇惊、定五脏、定魂魄、消瘀血、通五淋。(5)降气除痞之药,如枳实、枳壳,气寒味苦、治胸中痞塞、泄肺气。其用有四:破心下坚痞一也,利胸中气二也,化痰三也,消食,四也。张元素将降肺气,利水湿及重镇安神之品纳入“燥降收类”药,法象肺气的肃降作用,启示后人在治疗肺气不利时可加少许“燥降收类”之品,疗效颇佳。

2.5 寒沉藏类

张元素取气寒味厚者,纳入“寒沉藏”类药,“味之厚者,阴中之阴,味厚则泄,酸、苦、咸、寒是也”^{[2]200}。此类药多气寒味苦,或酸寒,或咸寒,均为气薄味厚者,主清热降泄,法象冬沉藏特性,其脏应肾。

此类药可分为五大类,包括:(1)清热泻下药,如大黄、黄芩、黄柏,泻诸实热不通,下大便,荡涤肠中热,专治不大便。(2)清热凉血药,如地榆,主妇人乳产,七伤带下,经血不止,血崩之病,除恶血,止痛疼。(3)清热除烦药,诸如栀子、豆豉,性寒味苦,气薄味厚,轻清上行,气浮而味降,阳中阴也,主伤寒头痛、烦躁、满闷。(4)清热除湿药,如苦参、茵陈,治烦热,主风湿风热,邪气热结,黄疸,通身发黄,小便不利。

3 “药类法象”理论的得与失

张元素在《药性要旨》中云:“苦药平升,微寒平亦升,甘辛药平降,甘寒泻火,苦寒泻湿热,甘寒泻血热。”^{[2]156}张元素结合四气五味,配以五行,将中药分为五大类,风生升、热浮长、湿化成、燥降收、寒沉藏类,药类法象以其独特的思辨方式将药物进行架构,体现中医天人合一思想。临床辨证可依据遣药组方中药物气味的差异,达到专经专药,以开拓思路,为实践医学诊断治疗疾病提供理论基础。然而,大家应认识到

所有分类方法的局限性,“药类法象”也不例外。

首先,药物同时具有多种性质,有时难以分清主次。药物性味是否可以不重复地分为五类,这个前提就值得商榷。比如细辛,被归类为“风生升”,但是《神农本草经》记载其“主百节拘挛、风湿痹痛”,它同时还具有温经散寒的作用,归于“热浮长”也未尝不可。其次,某些药物作用是难以纳入“四时五行”的框架,如肉桂的“引火归元”、牛黄的“化痰开窍”、犀角的“平抑肝阳”等,强行将其分类,反而会限制医生的思维,妨碍临床用药的灵活性。最重要的是,张元素对某些药物的归类尚显牵强。有些药物作用是复杂的,如桃仁之类的活血药,张元素将其归类为“湿化成”,这是难以经受推敲的。“中焦受气取汁,变化而赤,是为血”,血确实来源于中焦化生的精微,但这似乎并不是将治疗血不和的药归类为“湿化成”的必要充分条件。

4 结语

张元素用药法象理论与现今医家有很大差异,分类欠缺

严谨,仍可商榷,但其在对药物性质的理解中将中医理论与中药理论相结合,总结出“药类法象”理论,这种“天人相应”的意识,毫无疑问是一大创见,是值得后人肯定、甚至敬仰的。

参 考 文 献

- [1] 黄帝内经[M].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12.
- [2] 金·张元素. 医学启源[M]. 任应秋,点校.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78.
- [3] 金·李东垣. 脾胃论[M]. 鲁兆麟,彭建中,点校. 沈阳: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1997:7.
- [4] 郑洪新,李敬林. 张元素对中药分类、药性、归经报使理论的创新[J]. 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2013,19(12),1377-1378.

(收稿日期:2015-09-09)

(本文编辑:韩虹娟)